域外一脉

洋丈夫爱啃鸡脚爪

◆ 王晓玉

海外留学的华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,大多选择的还是同胞。我有几个学生,走出国门时就是结伴而行的,数年后传来消息,已经在彼岸结婚生子。再几年,有的“海归”,成了拖儿带女的一大家子;有的在那边落脚,或平民百姓,或事业有成,基本上都是要白头偕老的了。分手的也有,不多,如果比照一下国内近几年的离婚率,我觉得似乎要低一些。或许,人在异乡奋斗,更需要点相濡以沫的精神,改弦更张的成本,有点太高了。

但也有一些找了别他人种的洋人。我没调查过他们的“幸福指数”,难作一概而论。持老派观念的总会不太看好这样的异国恋,其实倒是不必。有一年我到美国,去观看一场儿童钢琴赛,见一个金发碧眼的老美,手持录像机,屁颠屁颠地跟在一个明显是中外混血儿的小姑娘身后,几乎

是一刻不停地为她录着像,那种为自己的掌上明珠能按响了几个琴键而豪情万丈的舐犊之情,布满了他的眉宇,他的全身。而他的太太,则端坐在椅上,望着自己的丈夫和女儿,一脸的恬静和满足。后来我们两家成了朋友,常有来往。我在他们家见到了这对夫妻的结婚照。除了在教堂所拍的典范婚纱之外,还见到了一张在中国拍的双人照。那洋丈夫穿着一身唐装,站在着一袭旗袍的妻子身后,背景是一幅中国山水画,真称得上是美妙之至。小姑娘是他们的爱情结晶,洁白的皮肤,金色的卷发,但眼珠却是我们地道的黑色了,而且鼻子也没她爹那么挺拔了。今年我去他们家玩,收到了小姑娘送给我的两张观剧票,原来,她妈妈热爱舞蹈艺术,他爸爸就每周一次开一小时的汽车,送她到邻近一个州去学,她如今已经在该

州立芭蕾舞团公演的《胡桃夹子》里担当个小仙女的角色了。小家伙送票给我们时,我又从她那长相迥异的父母脸上,看到了同样的洋溢着浓浓爱意的表情。

当然也有走不到头的。老外对婚姻所持态度,与国人不太一样。好聚就好散,不似我们顾虑那么多,能凑合就凑合着。所以中西结合的相比同种同族的,分手的比例就高了些。见到过几个跟洋人过了几年就“Bye!”的,男的看上去倒没留什么阴影,女的却好像有了历史污点似的,总也难嫁了,至于拖着一两个混血儿的,成了单亲妈妈,脸上就总是笼着憔悴和悲戚了。离散的原因多多。看过几篇分析文章,基本是归结到了文化鸿沟和生活观念的不同上。

其实,这样的夫妻如果做长久了,那本来的

鸿沟会填平,那原先的生活习惯,更是会改变的。前面提到的那一对,女方是四川人,她的洋丈夫,如今已经拌得一手川味凉面,放了生抽酱油、小磨麻油,还有花椒面,可以辣得我眼泪鼻涕直冒,他却滋滋溜溜地吸得津津有味。我女儿所在医院里有一个放射科大夫,娶了位上海出生的太太,生了三个孩子,恩爱非常,从此便逢中国人,特别听说是来自上海的,就十分地友好,口口声声说自己是“上海女婿”。尤其令人发噱的是,在与以“精明”著称的上海女人幸福生活了数年后,他也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,中午吃饭盒带了家中剩饭菜食用,再不吃那夹了生菜起司的三明治了。某天,有美国同事进入他的办公室,见他正在啃咬一奇怪食品,走近一看,竟是一肥大的红烧鸡脚爪。这个东西,西洋人基本上是不敢问津的。见他啃还还咋咋有声地嚼骨,同事问之,曰:我夫人说了,此物补钙啊。

老美一样可以教育锻炼其成为正宗上海女婿。

不恰当言行提示

不要随意倾倒茶叶渣

◆ 许华建

作为开门七件事之一,喝茶已然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,喝茶看似普通,却不是人人“会”喝,譬如,在如何处置茶叶渣的小事上,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举止,有的人为图方便,爱将茶叶渣随手一泼,不少清洁地面成了其画“地图”的领地;也有人在洗茶杯时,顺便把茶叶渣倒在洗手盆里,极易造成下水道堵塞;还有更不堪的做法:连汤带水往坐便器里一倒了事,这种举止就显得有点忒粗俗了。因此,在用茶过程中,应提倡举止文明,不要随意倾倒茶叶渣。

耳环情结

耳环情结

◆ 沈晓锁

有人说女孩子扎了耳洞下辈子还是女子,也有人说扎了耳洞就会破坏福气。小时候,看到电视里那些漂亮精致的女子戴着金光闪闪的耳环,真是美得让人嫉妒。哪怕姿色平庸的女子,也会因为耳朵左右两边的小小点缀而增色不少。而偏偏母亲就是固执地认为耳洞会破坏福气。后来上大学了,脱离了妈妈的庇护。在身边好友的怂恿以及那些漂亮耳环的诱惑下,一开学就和几个好友一起去打了耳洞。那个时候正值冬季,没过几天耳朵就发炎了,一边忍受疼痛一边心里犯嘀咕:要是早知道美丽是要付出这样的代价,那我宁愿还是平庸一点好了。后来历经一些小磨难,两个耳洞还是成形了。戴上之前就准备好了的耳环,真是增色了不少。于是又开始暗暗得意,吃这点苦还是值得的。

然后也就一发不可收地收集各种耳环了:金属的,塑胶的,玻璃的,宝石的。钉状的,悬挂的,圈状的等等。每次经过一些精品店,就忍不住停下来挑几副。不是很昂贵,买的是那份一眼看去就很喜欢的小心情。后来家里就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耳环,其中买得最多的是那种闪闪发亮的白色耳环,搭哪种衣服都是亮点,偶尔也会选一些大红色的配冬天黑色的大衣。有的时候外出,会戴不同的耳环在化妆盒里。因着耳环的轻巧,又能随意地在不同的场合展示出不一样的自己,真是最好的装饰品。“一个女人的耳环,可以折射出她的灵魂。”这是歌剧《阿丽亚娜》中第二幕女主角咏叹调的最华彩部分。是的,耳环在一个女子的一生中,总是扮演着浓墨重彩的角色。

情话絮语百字文

偶然与必然

◆ 钱红春

那天你上车没带零钱
是我在你身后帮你解围
相识只是偶然
没有小河边的浪漫
没有绿荫下的缠绵
见面只是轻轻一声问候
还有交流后的几番共勉
你说相爱是为对方付出
无怨无悔才会爱到永远
平凡孕育了不凡的情感
平淡见证了不淡的思念
牵手也是必然

同性眼光

你给的爱无需太满

◆ 王新佳

闺蜜木子向我哭诉,她的婚姻遭遇“小三”,老公提出离婚,任凭木子大吵大闹,苦苦哀求,男人仍是吃了秤砣铁了心。甚至,为了让木子放手,他把房子、车子、存款都留给了木子,唯一的条件就是给他自由。木子无限幽幽地说,我把我的所有的爱都给了他,他怎么还会走得这样决绝?

木子和老公是大学同学,自从两人相爱后,就天天腻在一起。电话短信如影随形,约会、吃饭天天不断。木子知道老公家境不好,每次出去都抢着付钱,她给他买衣服、交话费,心甘情愿。因为她说,如果爱,请深爱,爱到百分之百才是真爱。

毕业后,木子随老公去了浙江。开始的几年,他们租房住。木子一边工作,一边默默承担起了全部家务。她不想老公分心,里里外外收拾得妥妥帖帖。好在,老公勤劳干练,脑子活络,没几年,他就升了职,加了薪。不久,他们买了房,添了车,小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女儿出生后,木子当起了全职太太。老公事业有成,孩子温婉可人,木子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除了细心照顾孩子,便把剩下的精

力都用在老公身上。

木子对老公的关爱无处不在。老公出差,木子精心为他准备行李,可他嫌麻烦,没带。他刚出门,木子的电话就一路追随,问他文件带齐没?到哪了?有没有堵车?一上飞机,他关了手机,可由于下雪,航班延迟一个多小时起飞。下飞机,开手机,竟然有99个未接来电,无一例外,都是木子。

他忍不住叹气,电话又来了,担忧、抱怨、叮嘱,喋喋不休。刚走几步,电话又打来,问他那里的天气,如果冷记得买件棉衣。到宾馆,他想冲个澡,木子的电话又跟进来:“别用宾馆的毛巾!”接风宴上,他正举杯致谢,电话打进来,他拒接,然后关机,他知道木子一定会说少喝酒之类的。

木子说如果这个“小三”比我年轻,比我漂亮我也无话可说,很普通的一个女人,真不知道他看上她什么?问他要理由,他竟然说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多言语。

爱一个人,不是事无巨细,也不是喋喋不休。无微不至的关爱,会让被爱的人窒息。惦念,可以放在心里,适度表达。

友情参与 幸福与不幸的婚姻细节

烧粥

◆ 冯强

妻子喜欢吃粥,烧粥成了我的重要功课,过去是君子动口不动手,现在升格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了。

粥是吞云吐雾般慢慢熬出来的,偏偏上海人讲是烧出来的,一字之差,说明了阿拉精明的上海人,有时说话随性发挥,并不追求精明。我烧粥也比较随性,烧白粥用东北虎林牌新大米烧过,用大丰的新大米烧过,也用过本地金山廊下的大米。得出的经验是,无论用8元一斤,还是用3元一斤的大米,关键是思路对头,精彩的烧粥思路虽可煲成一篇文章,但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:要想粥好吃,舍得花时间。

我过去舍得用煤气,不舍得用时间,套用烧粥的时间看电视、看报纸,甚至趁机到小区花园

里散散步、透透气什么的,结果惨不忍睹,不是烧焦,就是烧得煤气灶粥漫金山。后来丈母娘用行动深深教育了我,她老人家来我家视察,烧粥就成了主要任务,她烧粥是人不离厨房、眼不离灶头,即使离开一会儿,心还是在这锅粥里。有一次烧粥,小舅子来电话了,老人家刚刚与他说了二分钟,就请假,回过去看看粥,再说二三分钟,又请假。我说,你打你的,我来管粥,她却干脆把电话挂了,一心一意烧粥。

过去烧粥一出洋相,就诚恳接受妻子的批评,自从学习了丈母娘的“三不离”经验后,进步很大,受到了妻子表彰,于是积极性大增,以烧白粥为基础,升级为烧腊八粥。上海人吃腊八粥是优秀传统,与喜欢吃粥的名堂、吃粥的花头不

细说生活

吃相

◆ 王美美

小时候,大人常对我们说,小囡坐要有坐相,立要有立相,吃也要有吃相。特别是女小囡,不注意这些,以后嫁出去,要被婆家人看不起的。

时至今日,自己也已经六十好几,还常想起当年的老人言。不过依当今情况,我认为,吃相比坐相、立相更为重要。坐相、立相不端,只会影响自身形象,而吃相不雅,则会影响旁人的情绪和胃口。

多年前,我出差去北方一座城市开会。用餐时,接待单位在每桌都安排了当地的同志作陪。在我们这桌作陪的是位大姐式的人物。她很热情、开朗,一边招呼着大家别客气,多吃点,一边时不时地用筷子在菜碗里上下翻腾,当然也不时地往自己嘴里送食,动作是如此利索,自然,甚至有点夸张,至今还会历历在目。当时,我想,北方人的豪爽,好客是公认的,但如此粗放型的吃相,让我不敢恭维。至于别人怎么想,我不得而知,反正我是不愿在那被上下翻腾过的碗里下筷子了。

据我观察,在吃相上,没有南、北方人的区别,区别的只是人与人之间。两年间,我跟着一个散户旅行团去南边游玩。团内有一对看似夫妇的中年人,他们一路上,凡见庙宇、佛堂,都要烧香、

磕头,很是虔诚。那天晚上恰又在一张餐桌上用餐,十个人一桌,我们此桌人还未到齐,只见那对夫妇中女的已拿起筷子就往自己男人的碗里夹了一大块鸡,又给自己夹了一块吃了起来。只要有菜端上来,她自然不顾别人的眼光与感受,都是这么个动作。更为开眼界的是,第二天早餐,这对夫妇来到餐桌边,人还未坐稳,看到桌上有油条,那位女的拿起筷子就夹起一根,往边上老公碗里送。同桌上一位赶紧说,这是人家自己刚从外面买来的,不是饭店里的。这位女士悻悻地放下,嘴里喃喃地说:我还以为是早餐里有的呢!看!有点好笑吧。

一位朋友说起他们学校退休教师聚餐时的情景。同桌上有两位老年教师,每只菜都会先给自己夹上一份,堆在自己碗里或盆子中,然后细细地嚼,慢慢地咽。而且每次聚餐都是如此。乍一听,觉得这两位有点自我,也有点世故。而细细

同,它是实打实,对食料的要求很高。附近超市虽有现成的腊八粥食料,但由于它们的视觉效果较差,只好按图索骥、精挑细选一样样配齐,再到网上搜索烧腊八粥的程序,甚至想到卖粥的店里偷师学艺……想得到的都想到了,没想到的却还是没想到:食料太多、太多了,一小时后,腊八粥烧成了腊八饭。这锅腊八饭从开盘到收盘,足足经营了一星期,成了我家最长的吃粥纪录。

想不到的是,这回,妻子不仅没有批评我,还在丈母娘面前隆重地表扬了我,她说:人家烧腊八粥,他烧腊八饭,虽是独家经营,但真的蛮好吃的。实际上,这锅腊八饭是妻子发扬愚公移山精神,每天挖一点烧成粥,有一天甚至三餐吃粥,才消化掉的。当然,我后来烧腊八粥越来越专业了,被大家刮目相看。我烧粥的经历虽然很普通、很大众化,但心里反复念叨的那句话被证明了:一个合格丈夫的背后,一定站着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。

想,可能是他们的无奈之举。也许年纪大了,老眼昏花,手脚不灵,又不想麻烦别人,只能采取此举,要是碰上两个自顾自手脚又快朋友,他们不仅吃不好,而且心情会很不爽。抑或是这两位老教师比较卫生,他们不愿吃别人捣鼓过的菜肴,就自成一体了吧!由此我认为吃相与从事的职业,受过的教育级别无关。

想想我们这一代人,在长身体时,正是物质匮乏、生活艰苦的年代,那时很少有机会上饭馆,搞聚餐,长辈们进行的关于吃相的启蒙教育,也多是希望小辈们在家庭内、在亲朋好友间起作用,不出洋相,现在是到处搞聚餐,经常有饭局,你说这个关于吃相的问题是不是要引起重视啊!所以有人提出,青年男女谈朋友,长辈替相亲小辈“把关”,只要在饭桌上看看对方的表现和吃相,就能够知对方的家教与本人素养,我举双手赞成:吃相可不是个小事儿哩!